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4年9月號 總第8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先苦後甜 【洪丕柱】
- 搏動了五億年的心臟 【藍 湘】
- 游记：金佛山“論劍” 【李 雪】
- 儿子与男校 【白莲】
- 哪里的月亮最圆？ 【其 其】
- 【微言微语】“总统”的故事 【韋 鋼】
- 一個让我毛骨悚然的陰謀 【洪丕柱】
- 【英伦心影 14】 牛津小酒馆里的友情与传奇（一） 【薇 薇】
- 【英伦心影 14】 牛津小酒馆里的友情与传奇（二） 【薇 薇】
- 攝影：《影子》 【韋 鋼】
- 作協簡訊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先苦後甜

洪丕柱

我小時候常被老爸認為沒什麼出息，原因是這樣的：那時的生活相當艱苦，毛澤東搞的三面紅旗全面失敗後，全國進入了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人不計其數，所以我們經常是肚子空空的。我家還算比較好些，有時還能吃上點兒肉，特別是弟兄幾個人的生日，媽媽總要讓我們全家有頓大排麵或大肉麵吃。在吃大排或大肉麵時，我總是把蔬菜和麵條先吃掉，把肉省到最後才吃。老爸就在邊上說：怎麼這麼小家子氣，像小姑娘一樣，應該先吃大排嘛。我說這叫苦後甜，你們都沒肉吃了，只能看我一人吃，饑死你們！可是老爸認為我沒大男子的氣概。

有一次老爸考我們。他說，有十個蘋果，有一個有點兒爛，每天吃一個，怎麼吃法？堅持先苦後甜的我不假思索就說：第一天先把爛的吃掉，哥哥說第一天先吃好的。飽受西方教育的老爸說哥哥對，說假定每天有一個蘋果會爛，按我的吃法，吃了一個爛的後，明天又有一個會爛，又吃了，第三天又爛一個，又吃爛的，十天下來我天天吃爛蘋果，一個好的也沒吃到，結果是先苦後苦。哥哥呢，至少能吃到五個好蘋果。他的意思是先甜後苦，至少是甜過了，先苦卻不一定保證以後會甜。

我的先苦後甜的思想其實來自深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典型中國婦女：勤儉節約媽媽，所以老爸說我像小姑娘，可是媽媽總能把全家的經濟安排得很好，花錢也是前緊後鬆，所以她支持我，說讓你爸當家，不欠債才怪！當時我們住在上海愚園路的一棟西式大洋房裏，樓上陳家姆媽工資比我媽大，可到了月底常來找我媽“調頭寸”（滬語，錢一時周轉不了，先問人借一些供周轉，發了工資後再還，思想同現代的信用卡相似），上海人貶稱這種人叫“脫底棺材”，寅吃卯糧，他們信奉“先甜後苦”，有錢先享受，及時行樂，以後再說，口號是“吃光用光，死了勿喊冤枉。”不過，在中國，這種人不太多，而且那時還會被人議論為資產階級貪圖享受的思想。老爸卻認為古今中外大文豪、大詩人、大藝術家大都這樣，今朝有酒今朝醉，晚年雖窮愁潦倒，比如杜甫，連酒也買不起了，“潦倒新停濁酒杯”，寫出的作品卻會不朽。

現在年齡大了，想想老爸的話也有些道理。比如聽了投資顧問的勸導，要我趕緊投資，第一個房子要買小的，早還清按揭，就有了 equity，就可以再貸款逐步買幾個投資房，就可以早早退休，到處去玩、坐商務艙、住五星酒店，先苦後甜嘛。不知道買投資房也可能會引起官司，或有不測風雲，讓你把省吃儉用儲下的錢都扔進水裏，非但不能早退休，甚至可能更晚退休，先苦了以後仍然苦。退休後如要申請 pension，只有一個自住房的，哪怕很大，也可能得到 pension；有投資房的，哪怕自住房很小，也可能拿不到 pension，這就是說你得一輩子住小房，好像天天吃爛蘋果；不如先不投資，第一個房子先買大的，不管怎樣，至少這輩子住過了大房子，以後有餘錢投資也不晚，而且先甜不一定後苦。

分析起來，我們過日子共有四種模式：先苦後甜、先苦後苦、先甜後苦、先甜後甜。中國文化薰陶下的國人，大概大多信奉第一種，所以很多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拼命省錢存錢，一心想退休了可以好好享福。有人還用“勞其筋骨、苦其心智”來勉勵自己，總想被上天降到大任，以後可以飛黃騰達。可是那麼多肯勞筋骨苦心智的人中間，又有幾個會被老天爺降到大任的呢？好容易退休了也存了些錢，然後兒子要結婚、要買房、要出國讀書，又心甘情願把這些錢給了會啃老的寶貝兒子；然後兒子生了孫子，又幫兒子帶孫子，本來想趁還走得動去旅遊的，卻又被孫子束縛了，等到孫子長大，自己已經爬不動了，想先苦後甜結果往往是先苦後苦，真真先苦後甜的只是少數，還沒提那些出意外的、害了不治之症什麼的，還有像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台老頭，攢了一輩子錢捨不得用的，還不是兩腳一伸就去了？

但是先甜的也不一定後苦，有人就是一輩子一番風順，你有什麼辦法？出自西方文化的現代的信用卡和各種容易得到的貸款又為想先甜的人創造了預支未來即靠賒賬借債過好日子的條件。當然借錢做本錢來做生意是無可厚非的，但很多的貸款是引誘提前消費的。銀行業也以宣傳享受先甜而賺取大量利息，也許這就是現代銀行業利潤體系的基本架構。

從 1970 年代以來的三四十年中一切都進行得挺不錯，先甜主義者住進大房、開上名車、到處度假了，直到 2008 年初從提前消費超級大國美國開始的那場世界性的金融海嘯。原來先甜，即提前消費，是不能持續、不能無限制提前的。這種靠提前消費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運轉了這麼多年，提前量從一星期、一個月、半年、一年到若干年，終於沒法再提前了、運轉不動了、拉

不動了、垮了。這一來全世界都過上了苦日子，連性工作者也無例外：生意慘淡。原來，美國的提前消費或先甜的模式，拉動了全美 GDP 年增率的 75% 和全世界 GDP 年增率的三分之一以上！

記得我曾讀到過 2010 年權威的麥金錫經濟研究所按其當時的研究報告所做出的預言。它說，從金融危機的 2008 年後期以來，90% 的美國人開始削減他們的開支，省錢存錢。這就是說美國經濟的復甦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美國人忽然意識到傳統的先苦後甜的消費模式更好，因為在省錢者中，45% 是逼不得已，55% 是自主選擇，即大多數美國人主動選擇了先苦的消費模式。近幾年美國的緩慢而不夠強勁的復甦，證明了這個預言的正確性，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這樣靠消費拉動的美國經濟，其全面復蘇可能會大大推遲。怪不得那時很多國家包括陸克文做總理時的澳洲，要用政府發支票的辦法讓你消費來拉動復蘇。即使傳統上提倡勤儉節約的中國，也在拼命鼓勵消費拉動內需來保 8，即確保 GDP 的年增達到 8%，因為原來可用出口來賺大錢，現在卻不行了。

我這個先苦後甜的信奉者又自鳴得意起來了，而且最近我又對小時候小姑娘式的吃法找到了新的醫學依據：研究發現，吃飯應該先吃菜後吃肉才有益健康，原因？各位自己去找參考資料看吧。



搏動了五億年的心臟

藍 湘

我來澳洲之前，已無數次在國家地理雜誌上端詳過它的雄姿：在澳洲大陸的心臟，在一望無際平坦荒涼的大漠之上，一塊巨石石破天驚，突如其來又安安穩穩地雄踞中央。它有 350 米高，繞著它走一圈，有九公里之長。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稱作大山毫不為過。它卻偏偏叫石：艾耶斯石。照片上，這塊世界第一大的單塊石會隨著天氣或時間變幻顏色，或嬌豔的桔紅，或熊熊的火赤，或憂鬱的青紫，或冷峻的鐵灰。大多數的時候，它是烈焰一般的大紅。雜誌上稱它為“澳洲的紅色心臟”，我們戲稱它是“澳洲的金字塔”。它有金字塔的雄偉壯觀蒼涼之美，然而歷史卻更久遠得多。最古老的金字塔還不到五千歲，而這塊巨石形成至今，已有五億年！

五月裡，我們幾個同樣“仰慕”了它多年的朋友，終於相約前往。飛機把我們送到了澳洲中部的紅土荒原。無邊無垠的不毛之地當中，出其不意地冒出了一片綠洲。旅館新穎舒適，泳池清澈，碧

草如茵，綠樹成行。在年降雨量只有 300 毫米、樹木長了幾十年才臂膀粗的地方，看著噴泉水流歡暢，真有點不真實的感覺。聽說一切用水都是從地下二十多米深處抽上來再處理過的。而豐盛的早晚餐上的西瓜葡萄鮮魚大蝦，點點滴滴都得從至少一千公里之外運來。

到旅館放下行李，個個都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巨石。導遊卻讓我們休息，還說如果對艾耶斯石了解不多，最好趕緊到旅館的小博物館去做點功課。後來才知道，原來看艾耶斯石，最美的時刻是日出或日落。導遊護著巨石不讓看，是生怕我們看錯了它，得到一個庸常的第一印象。

而日出時分的景象確實驚心動魄！第二天天還沒亮，大客車把我們送到荒原當中。朦朧中，一座鋼鐵般的大山赫然顯現在眼前。那麼高，那麼大，讓我們一時有點措手不及。那兒已經聚集了幾百人，大夥兒站著聊天，說哪國話的人都有。天漸漸亮了，面前那堅硬的巨石慢慢地變得柔和，顏色也從烏黑逐漸變成深灰，淺灰，米色，桔紅。當朝陽最終噴薄而出的時候，巨石裡似乎一下點著了火，變得通紅透亮。霎那間，它化成了一塊燒得紅透的火炭，一塊剛從爐膛裡出來的赤鐵。你分明感覺到灼人的紅光，從那兒徐徐釋放出來，亮得耀眼。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貪婪地望著，一動不動。驚訝，讚嘆，更是震懾。我相信，那一刻每個人都想起了當地土著人再三說的話：這是一塊有生命的石頭，大石裡有他們世代祖先的精靈。

傍晚時分，同樣的景象倒演了一次。燃燒得熊熊的火炭，在我們眼前漸漸冷卻、凝固、最後變回鐵灰色鋼鐵般的金字塔，在蒼茫中守護著那一片荒原。

我們看到的艾耶斯石，其實不過是它的巔峰，它深入地底下有 5-6 公里！而整個是一整塊石頭，難怪世界第一。艾耶斯石的砂岩含鐵很高，鐵在空氣中氧化，就使砂岩表面變成了鐵銹紅色。而大漠上乾旱的空氣，像一個巨大的稜鏡折射出太陽的光譜。早晚太陽離地平線低的時候，光譜中的紅色特別強，於是就有了我們看到的那輝煌的一幕。如果非常幸運地趕上一年幾次的陰雨天，雲雨將光譜中的紅光濾去了，才能看到照片上的珍貴的青紫色。

艾耶斯石是當地土著人的聖地，他們稱它為“烏魯茹”。考古學家認為：土著人在烏魯茹地區已經生活了至少兩萬兩千年。130 年前，才開始有白人到此。1985 年，澳洲政府把烏魯茹地區正式交還給土著人。土著人再跟澳聯邦政府簽定了 99 年的租約，把土地租給政府。土著人沒有文字，但有世代相傳的口述歷史和律法。有趣的是，他們的律法很大程度上是解釋人與人、以及人與植物、動物、山川土地的關係。他們認為一切都是生命的，甚至可以互相轉換，所以應當互相尊重。1987 年，烏魯茹因它獨特的地質地貌，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自然景觀遺產。烏魯茹的土著，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人類社會之一。1994 年，又因他們的文化，聯合國再將烏魯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烏魯茹地方的土著人傳說：數萬年前，他們的“造物祖先”在這片土地上遊走，按照他們的意願創造了山水土地。而祖先的神靈，如今依然安住在烏魯茹聖地。一路上，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告示：“我們已再三警告你：請不要踐踏我們的聖地。如果你因為攀登烏魯茹而死去，我們會和你父母一起哭泣。”來之前，大家都做了攀登巨石的準備，此時為了尊重他人的文化，全團二十四人一致決定放棄。

導遊說，想爬山，明天到 Kings Canyon“帝王峽谷”有你們爬的，只怕到時不敢爬。接著，他仔細地詢問每個人：平時是否每天體育鍛鍊、血壓多少、有沒有心臟病懼高症。我們暗笑他嚇唬人。第二天來到二百多公里外的“帝王峽谷”跟前，我們才傻眼了：一座陡峭的大山擋在峽谷門口，沒有階梯，沒有繩索，得在光禿禿的岩面上名副其實地爬上幾百米。儘管導遊說這是大自然的下馬威，進得峽谷就容易了，而且景色絕對難忘，爬山的隊伍還是一下子縮小了。不少人決定去谷底走走，還有人轉去乘直升飛機。後來他們的錄像證明：那也是非常難忘的經歷。

我們戰戰兢兢地爬到半山，扭頭一望，一身熱汗嚇得冰涼：停車場在我們眼下，大客車卻變成了小火柴盒，似乎一陣風就能把我們哧溜溜地吹回去。沒有退路了，也不敢再說笑，只有繼續努力。幸好導遊非常小心，前前後後地呵護。等爬到山頂，才明白什麼叫做豁然開朗：我們是站在天穹之下，群山之巔。奇妙的是，山頂卻都是平的。山峰之間，有上上下下的羊腸小道相連。難怪這一路，就稱為 **Rim Walk**, 山巔之行。在山頂看，峽谷是開闊的，山巒起伏綿延到天邊，一目了然。行起來，卻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柳暗花明。不像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巖石裸露，這兒的谷底，一路是高大茂密鬱鬱蔥蔥的樹林。剛說有點像黃山，眼前卻忽地冒出一大片鏡子一般寧靜的高山湖，又不記得黃山有這樣的景緻。山頂羊腸小道外，隨處是直上直下的深淵。放眼望去，前前後後也都是刀切一般的懸崖峭壁，好一片大手筆的鬼斧神工！在一些山頂崖邊，同行中最膽大的女友也不敢站起來拍照了，先是坐著，最後乾脆趴下了。傍晚時分，一群人才精疲力竭又心滿意足地從峽谷的另一邊下了山。

旅行的最後一站是愛莉絲泉市，“紅色心臟”的中心。這個只有三萬人口的城市，有大型運動場，劇院，文化中心，博物館。在市圖書館門口，我打賭館裡一定有中文書，女友們不信。進去一看，中文書多得令人吃驚。我看看四周坐著的大多是土著人，有點兒納悶：誰到這兒來看蘇童的小說龍應台的書評呢？

在城裡，我們參觀了“空中學校”。從 1951 年開始，這所學校向住在澳洲中部偏遠地區的學齡兒童授課，每年有幾百個學童在自己家裡通過雙向收音機接受中小學教育。現在更有了衛星通訊，電腦設備。學校牆上掛著黛安納和查爾斯王子來學校參觀時的大照片。“皇家飛行醫生服務中心”也是非看不可的。這個在 1928 年由年輕的牧師 John Flynn 創辦的慈善醫療服務機構，現在在全澳有 22 個基地，運作中心卻仍然留在這個小小的城裡。他們在全國有 50 架飛機，600 多個醫護和工作人員，每年醫治或運送幾十萬需要急救的病人。而這樣的服務，竟然是免費的。好多人參觀出來，都滿懷敬意地拿出帶有 Flynn 牧師肖像的 20 澳元紙幣投入捐款箱。

導遊說過，到這兒來工作的白人，大多一開始是來旅遊的，迷上了這兒的景緻，決定再逗留幾個月，結果一住就是八年十年。有趣的是，我們到城裡找飯館問路時，碰上一個從南澳來的人。他的經歷，幾乎是導遊敘述的翻版。惟一不同的，他住了不止八年十年，而是整整十八年。我問他什麼最吸引他？他說，寬鬆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我想起城裡那嶄新的博物館和蘇童龍應台的書，忽然明白了：是的，他們可能暫時還鮮有人問津，但豐富的文化氛圍，和怡人的生活環境，自然會源源不斷吸引更多的人來到這裡。祝願搏動了五億年的心臟永遠年輕充滿活力！



游记：金佛山“论剑”

李雪

金佛山位于重庆市的南川区，春天鸟语花香，夏天清幽凉爽，秋天满山红叶，冬天冰雪挂枝，四季景观皆具特色。据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金佛山的游记中记载金佛山的喀斯特地貌特征，兼具雄、奇、险、峻的特色，尤以金佛晓钟、云海苍松、绝壁玩猴为其三绝。

老同学吴奇老大哥开来他的悍马带我和他的一位名叫军南的同学一起游金佛山。六月底的重庆天气以很热，30度以上。一路上军南同学和我换着驾驶悍马，过足了开车瘾。中国开车靠右行，与澳洲相反。转弯时吴奇叫我不停地按喇叭，好像是要告诉路人：“让开，我来了”！我不太习惯开车按喇叭，总觉得不礼貌。悍马爬山很有劲，就是车身比一般的四驱车宽一点，错车时要小心一点。重庆的悍马不多，不像山西的煤老板，人手一辆。所以，不停有路人侧目看我们的黝黑潇洒的悍马车。山道蜿蜒，云雾茫茫的，越往上走，越有凉意，一股山间的阴湿气息扑面而来。

过南川县从北面进山，门票100元。山顶有海拔2000多米。有近乎垂直的几百米索道，很壮观。缆车票70元。但下午六点停运了。当我们说要住山顶的假日酒店时，他们答应为我们专门开一趟。工作人员拿起对话机用重庆话向上面山顶的缆车站联系：“喂，来了三杆枪，歇夜的”。坐雾中的索道，有一种飘飞的感觉，从树梢和悬崖边掠过。

军南是个很有趣的人，上山顶后，才六点半钟，餐馆就打烩了。炒菜师傅也下班了。服务的小妹帮忙去叫了他两次也没辄。军南不知怎地，去捣鼓了几句，硬把师傅给请出来了。师傅还来到我们桌前给我们介绍他的拿手菜。我正在纳闷，只见军南走进厨房去了一趟就出来了。一问才得知他给了师傅一张“毛老头”。看来，美国回来的人是要懂得通融一些。只要找对钥匙，什么锁都能开。这时吴奇才告述我说军南是一个重庆的海归名人。当天晚餐很丰富，我们还喝了一瓶南川当地的特色地方酒《金佛古酒》，酱香型，有点象剑南春。



住金佛山顶的假日酒店时，有点小麻烦。我的护照刚好交给重大外事科办理《外国专家证》去了，只带了驾照。军南是美国籍，没带美国护照，也只带了驾照。晚11点过，世界杯球赛还没看完，怦怦敲门声就响起来了。一伙色来了两个警察两个便衣，还有酒店的人员等等。又看证件又询问。不得已，我拨通了重大外事科刘科长的手机，请他向公安们直接解释。公安们批评了我们几句，叫我以后要记着随身带护照影印件后，才走了。当我们

睡下以后，半夜两点过，这帮人又敲门进来了。说我们的情况在重庆市公安局数据库里查不到。我办的暂住证也查不到。这样，又折腾了一回，又是填表又是按手印等等。还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来也不容易，从重庆市区和南川县两地赶来花了三个多小时，还叫醒了缆车工专门送他们上山

顶来检查我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等等。这样搞得我们这三个人瞌睡都没睡好。原来说好的早晨看日出也给耽过了。教训是，在国内景区玩一定要带护照并办好临时居留证，驾照不好使。

重庆金佛山最好玩的是冬天滑雪，夏天滑草。军南说他 10 年前在金佛山南坡一个巨石平台的后面见过一片世界绝版的银杉树。山上比山下低十几度。山下闷热大汗淋漓时，山上还有租赁棉衣。我们三人走了一圈原始生态石林和惊险绝壁的悬崖栈道，那是一条在高的悬崖壁上由人工开凿的凹型的三国时期的古栈道，没有护栏。

除我之外，军南和吴奇都来金佛山玩过。空气中的负离子极高，这时节游客很稀少。第二天游山时，我们坐在山顶上的一个小亭里看着无边的苍山云海，慢慢地品茶。我提起我最近在新加坡机场看了一部电影：“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很有意思（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剧中人为了保持他与初恋情人的“情结”还想重新得到她，竟然迷上了与女人打交道。交往了几百个，还个个都编了号作了笔记和总结（广西烟草局长的灵感可能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吧）。军南问我还记得那家伙总结的都是什么内容吗？我说好像大概还记得：第一，信任是一切关系发展的起点。第二，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第三，要有一个契机。引得吴奇老大哥哈哈大笑。随后吴奇又谈到新产品的市场开发。军南顿时临场发挥：产品的市场开发其实也有三个要点，第一要得到用户的信任。第二，要了解用户的需求。第三，产品进入市场要有一个切入点。军南参加的项目好像是一个关于“天网”的大型工程，就是把重庆的各个街景都接入电脑里。然后搞什么四网（有线电话，手机通讯，电视，互联网）的并网工程。我每次回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国发展的同学和朋友们好像都卷入一些大手笔工程。

人是有共性的。出门在外，愉快事莫过于遇到一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地瞎侃。与人交往时的切入点，往往是主动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军南告诉我，当年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差别就是马丁认为自己先是一个黑人，然后才是一个美国人。他爱美国的条件是美国必须先爱他。这样他招惹了一些白人恨他。而奥巴马认为自己先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是一个黑人。这样他也赢得了白人的支持，而没有被当成一个仅仅代表黑人利益的人。

我觉得，和有话可说的朋友一起去逛风景，是一大幸事。人在游览一个风景胜地时，他思考的事情或说过的话往往能记住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人生其实就是做好三件事：管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情绪，管好自己与周围人们的关系。金佛山一游，让我更喜欢我的家乡重庆了。我们约定下次回国再同游重庆的仙女峰，四面山等等。

儿子与男校

白莲

今年儿子学校组织了两次野营，第一次是四月初，黄金海岸濒于黄金之地的学校自有码头可直接舟渡臊厮四爪打不肉客(South Stradbroke) 岛。岛上安营扎寨两晚，第三晚返回学校露宿绿茵草场地，可仰望学校主楼上的大钟。

儿子回来痛苦的抱怨在校园一夜睡不着，除了蚊虫骚扰外还有大钟每半小时叮当奏乐，

“那么岛上呢？”我问，

“也睡不着”，儿子说，“也挨咬，而且不是冷就是热”。

“晚饭居然是在蕃茄肉酱里加水，然后倒在米饭上”，儿子回来形容着岛上的食品，“还有鸡腿”，他摇着头。

家里很少吃鸡肉，主要担心“速成鸡”里面的激素，抗生素，即使是“绿化跑鸡”吃起来也淡然无味，尤其澳洲鸡肉的做法绝没有一丁点国内烧鸡的味道的。

岛上除了划艇，射箭和其他一些活动还算有趣，吃住对儿子来说很有些不堪回想。

八月初又要岛上野营两晚，好在这次不在校园过夜了。

“冷天，至少这次不会有蚊虫”，我对儿子说。

到专门出售野营设备店里我们选购了帐篷，根据保温需求买了睡袋。跃跃欲试想试一下新帐篷，儿子对再驻沙岛宿营没显得太忧虑。

野营三天的晚上都很冷，夜里我辗转反侧担心孩子晚上吃不好，身体缺少热量再在冰冷的帐篷里怎么睡。熬到第三天心情惶惶的去学校接他，见儿子一副坦然，

“晚上冷不冷？”我的第一句话，

“不冷，还热呢，四人一个帐篷，有点挤”，儿子继续说：“热的我没法穿睡衣，都脱了，早上觉得冷了。”

想必阳气正旺的半大小子们个个小火炉似的相互烘暖，我真的是多虑了。

野营内容还有当地土人传授自然生存方法，除了水中求生还有满地里找吃的，树叶去虫痒，嚼草敷创伤，打靶射箭，万一需要抓个活物充饥呢，从小启发男孩的阳刚，狩猎求食本能。

这 让我想起了去年学校组织的截然不同的出游活动，很有些财大腰粗的气派。那是澳洲大选前，学校出资组织六年级全体去坎培拉，黄金海岸飞机往返，据儿子讲食宿也不错，两人一房间。儿子对膳食极为挑剔，在此期间仍能吃饱，我觉得是个小奇迹。出发前儿子说学校要求每人带些零花钱，最少五十元，跟我从五十一元讨价还价到七十元，出发的那个早上我塞给他两张五十元票，再三叮嘱不要瞎买东西，“不会的，”儿子果断的表明，“只是防备万一没有我可吃的，可以买点饼干什么的。”

在坎培期间自然要去议会大厦，动物园，科技博物馆，最令儿子感慨的是造钱厂，楼梯是用硬币垒的，儿子回来后让我看他的拍照，然后诡秘的拿出一个小盒，“猜这是什么？”儿子说，看着苦想的我，儿子打开盒子，里面一枚晶亮的两元金币，

“你摸一下”，儿子眼光里闪着神奇，

我用食指轻点了一下，莫名其妙的看着儿子，

“知道吗，这枚金币只被两个人的手触摸过，不过现在是三个人了。”看着仍然困惑的老妈，儿子揭开了谜底，“这是我亲手做的硬币”。同时儿子又出示了四个玩具，不知怎的一百元花的一分都没剩下。

儿子格外感叹坎培拉旅游大巴，“绝对是五星豪华极的”，他说，“厕所非常好，我去了好几次。”

且不说堪培拉一行需要多少费用，没过几周学校又组织他们去布里斯本中国城吃饮茶，然后去佛教寺院。儿子照例带着饼干，中式饮茶对他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但据说他的同学们却是个个兴高采烈，吃个肚儿圆不说，小碗儿茶都喝个精光，还赞不绝口。儿子回来问我天天喝的茶是不是类似饮茶楼的茶，”差不多吧“，我回答，”真不知你为什么会欣赏喝茶，“儿子认真的说，“我尝了，一点儿都不好喝。”

眼看最后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学校还有什么活动吗？”，一天我问儿子，

“有，我们要去水上乐园”，儿子回答。

几天后吃早饭时我想起此事又问：“什么时候去水上乐园呀？”

“改计划了”，儿子说，“老师清点了有水上乐园年票的人数，发现没有几个人，钱不够，我们改去海滩了。”

通过这些活动想必男孩子们开始领悟到，有钱能“花天酒地”出游咂摸茶下馆子，没钱就去海滩上疯跑踢趟水玩沙子。无论是潇洒游豪巴住酒店，还是拥卧简陋帐篷，生活多样，样样都能坦然对待。

儿子的学校可谓“贵族男校”，学费不菲但各项条件确实优越，尤其体育，无论设施，教资和提供机运堪称一流，或许能培养出些“贵族”男人，然而所谓“贵族”，我以为，不仅仅是拥有多少财富，关键是需要时不愁，心拿得起放得下，能品味幽雨花雪月，观赏山韵水情，能在寻常的点滴生活中琢磨出人生真意，错综复杂的世道中把握住自己的品行。

儿子的体育天分和兴趣是极有限的，在这样的学校似乎有些浪费资金，好在学校很注重培养挖掘小男人们的各种潜能，人各不同，生活多异，但总有准则可沿循，从学校开始。



哪里的月亮最圆？

其其



那时我还在中国，经常看到报刊杂志上关于月亮的文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吗？”。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在外国生活也有二十多年，我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想比较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到底哪个圆。

刚到澳大利亚的那年，有许多的观赏月亮的机会。早晨顶着月亮步行，边走边仰望着月亮，好大的月亮好似伸手可触，我寻找着月亮里的桂树和玉兔，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路中间。晚上的月亮比早晨的月亮阴影对比更加明显。白亮的月亮清晰闪亮着让人轻松愉快，黄色的月亮温暖让我觉得生活和事业会有希望。有时在不经意中，看到月亮和太阳同在天际，月亮那么小，在晃闪中就没了踪影。那年的月亮在我心里，就和我的生活和事业一样，没有固定的形态和着落。

人眼中的月亮的形状本来就是天天在变，圆月的距离月月在变，忽近忽远的，让我觉得月亮忽闪着我的心。

最让我最动心的月亮是下乡时的月亮。我常常坐在门槛上，听着飘荡在院落里的被风吹得忽聚忽散的二胡声，琴声伴着月亮，那时的月亮的颜色是蓝幽幽的青白色，听着二胡曲二泉映月，江河水的吟诉，瞭望着月亮，看久了月亮好像会说话似的闪烁着，月亮不会闪，是我的眼睛不知何时湿润了。

月亮是善感和柔弱的伴侣，月圆时浮想联翩，月缺时心挂一方。那段时光看到的圆月最多，可我的心是挂在了弯月上。飘悠悠的二胡曲，蓝幽幽的月亮，虑忧忧的知青人，面向变化的月亮脸，问着月亮，人生在何方？

傅晶先生旅澳时，为爱乐合唱团谱曲一首，唱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古人赏月常借酒为伴。这二十多年，中秋节都是电话伴我赏月。中秋节之夜，我忙着打电话，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人打通电话才算过了中秋节。

最初的那几年，中秋节当晚，电话线路拥挤难打通，我手举着电话，不停的按着重拨键，眼望着窗外的月亮，等待着通话的时刻。在中秋节这最思乡的时候，给远方的亲人说了“中秋节快乐”，心底真正快乐起来。

古人思乡只能独自望月思念着亲人，电话时代我们思乡可以互相问候亲人。手机微话我们可以和亲人即时互动。

今年中秋节之夜，我已经和万里之外的亲人们约定好，我们微话。说说中秋节快乐，看看彼此的笑脸，秀秀吃的月饼，照照当地的月亮，比一比哪里的月亮最圆。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

现代科学让人类明确地知道各地的月亮何时满月最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中国今年农历八月最圆的月亮将出现在九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9时38分(北京时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九月最圆的月亮将出现在九月九日11时38分(EST)。

世界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中秋时节的月亮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圆的。

【微言微语】 “总统”的故事

韋鋼

那天是我们 Mount Gravatt 摄影协会的年会，每年一次的改选。我荣幸连任会长。会长叫 president。所以以前有朋友搞笑说是总统。

澳洲的摄影协会与国内的“摄影家协会”有所不同。这里的摄影协会是真正的群众组织，也叫俱乐部。谁都可以参加。俱乐部里的会员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入会时按水平先分等级，水平比较低的叫“B”级，中等的叫“AB”，水平比较高的就是“A”级。每年提拔几个经过磨练水平有所提高的会员。先进帮后进。大家共同努力一起进步。会员来自各行各业，共同的爱好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乐此不疲。协会所有管理人员都是业余志愿工作。

国内的摄影家协会都有在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经费来源。会员水平都很高，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当然，凡事多一个“家”字，就常与名利有瓜葛。相比之下这边就单纯的多，爱好而已。

我在这个俱乐部当总统已经有一年半了。每年改选一次。这是第二次当选连任。

头半任是临危受命。那时的俱乐部有点乌烟瘴气。委员会里闹矛盾，气氛紧张。当时委员会里有七个有表决权的常委，其中一个直脖子和另几个顶上了。剑拔弩张。直脖子工作其实很不错，就是脖子太直。翻脸不认人。后来出了一档子事，另几个硬是提案，要开除直脖子的会员资格。理由是该常委已经严重影响委员会的团结和工作效率。可协会章程里没有条文规定可以把人从委员会里踢出去。但有在极端情况（危害协会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开除会籍的条文。可协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被开除过。

当时开出的条件是直脖子必须认错道歉。可这老兄脖子直就是不认罪并反咬一大把。于是大家都没有退路了。进入投票环节。除他本人外，我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我觉得有点太过了，应该以和为贵。但多数通过，直脖子当场愤愤地离开会议室。

后来他要请律师告我们。为了把这个案子做实，委员会决定再召开一次特别会员大会，给他一次申辩的机会。然后由会员大会集体投票做最后决定。为了组织这次会员大会费了不少周折，首先需要他本人的配合。于是我就在中间充当白脸，把他连说带劝，终于敲定，订好时间，再通知会员。后来开了大会，气氛可想而知。大家投票压倒性多数把他彻底开除了。不少很有意思的细节，不便一一细说。

不久，当时的总统也被迫辞职。

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大伙推到总统的位置，直到半年后改选，正式成为民选总统。

一切都是偶然。参加这个俱乐部是为了摄影爱好。俱乐部为我的爱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经常有摄影活动，讲座。尤其每月一次的竞赛，逼迫自己不断努力。慢慢地，自己在俱乐部排行榜里逐渐上升。俱乐部为会员创造条件，会员也积极为俱乐部出力。我给俱乐部做网站编辑也是用自己的一点特长为俱乐部做点贡献。于是就进了委员会。后来当了副总统。到此为止。从来没想过要

去当什么劳神子总统。尤其当时俱乐部的复杂环境。委员会每月的管理会总是气氛紧张。大家说话小心翼翼，常常针尖对麦芒，不欢而散。

委员会的乌烟瘴气，会员们看在眼里，骂在心里。

一年半过去了，看看今天，俱乐部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会员数达一百四、五十，创历史新高。大小比赛成绩非凡。委员会内部团结，合作，高效。委员会开会谈笑风生，还常有人带酒带吃的，大家边开会边喝两盅。与一年多前真是天壤之别。我不敢说我改变了一切。但大伙对我工作的积极支持，使我从一开始的紧张，到现在感到是一种荣幸和享受。工作顺手，一些想法很容易推行。这也是我决定再干一届的根本原因。

最让我开心的是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常有会员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赏，说非常高兴有我在做总统。当然我也是姑且听之，人多了，总有好听的。但昨晚的年会选举却是这种认可的集中表现。选前就有很多人来跟我说很高兴听说我愿意连任。选后更是祝贺不断。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突然变的腼腆起来。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腼腆过了。

年会中，开始仍由我主持会议，当进入选举环节前，我宣布委员会解散，所有 28 个职位空缺。然后交给指定的临时选举主席来主持选举。选举时所有职位一一由会员举手表决。每一个表决都是一个提案，需要一人动议，一人复议，再全体表决。当表决我任总统时，台下很多人同时举手要求动议复议，让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不要笑，是的，俱乐部的运作非常认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认真劲，是我以前不太了解的。也算是对社会的深入，对文化的更深一层的了解。另外令我感动的是大家的奉献精神。谁都不拿一分钱，可做事争先恐后，认真负责。

参加俱乐部的这些年有说不完的故事。当然做总统要花时间，多少要影响摄影。我在做总统前，在“A”级会员里的排行榜上总在前三名上下浮动。做了总统后基本一落千丈。一直没有爬起来。

不求名不求利。做总统带来的乐趣和心理满足是以前所没有料到的。摄影也是玩。并没有太高的目标和压力。在繁忙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之余，能有如此的心理调节。让我欲罢不能。

注： 文章首发于微信朋友圈，故曰微言微语。



一個让我毛骨悚然的陰謀

洪丕柱

9月18日星期四凌晨，新南威爾士州800名警察突擊搜查雪梨西南/西北12個住宅區的15戶人家和10輛汽車，拘留了15人。我在新聞報導中讀到警方所批露的一個陰謀(英文原文plot)：這些被拘捕者中有個叫Ormarijan Azati的22歲的穆斯林，在電話上對他的同夥說要按Mohamad Baryalei的命令，在澳洲任意抓住一個人，將他就地砍頭，並把砍頭過程拍下來放到網上，傳至全世界。

聽到這個陰謀我毛骨悚然，居然世外桃源澳洲現在人們要當心別讓恐怖分子抓去砍頭！還好這個電話被警方截獲。其實警方注意和監視這批人的行動已有兩個多月之久，在掌握充分證據後才突然採取行動。在昆州洛根市，警方也採取了類似行動。目前警方還在尋找一架被盜竊的火箭發射器。

Baryalei何許人也？他是雪梨穆斯林，是澳洲穆斯林中的級別最高的人物之一，目前已到IS(“伊斯蘭國”)並在領導圈擔任負責招兵的高級領導人。他指示澳洲穆斯林極端份子，澳洲國內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home-grown terrorists, 比如那個年青穆斯林)，要他們襲擊基督教會、軍營和軍事基地、橄欖球比賽賽場甚至即將召開G20的國會大廈等。這些都是在中東和澳洲間的恐怖分子網絡的chat中被截獲的。這些消息令我晚上轉輾反側、難以入睡，不是我怕自己會被恐怖份子抓去砍頭，而是我一向引以為豪的國會大廈，那個除了保安沒有警察把守的，人民和遊客可以自由進出參觀或聽取國會開會時兩黨辯論的象徵著澳洲的自由民主的國會大廈，現在要警察去防止恐怖分子襲擊了！

正在全國人民，包括絕大多數穆斯林，為警方行動拍手叫好之時，次日早上伊斯蘭死硬份子200人，其中有10來人手舉標語牌，在Lakemba火車站外舉行抗議集會。標語說Stop terrorising Muslims(停止恐嚇穆斯林)，Terror raids can't break the spirits of Muslims(恐怖襲擊不能打垮穆斯林的精神)，號召穆斯林Stand as one(團結一心)，抵制government aggression(政府的侵略)。他們倒打一耙，明明陰謀要砍澳洲無辜百姓的頭，警察為了澳洲人民的安全拘捕他們，卻說政府恐嚇和侵略穆斯林。

近年來，美英澳等國國內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確實成了須大力預防的國內恐怖事件的源頭。去年美國波士頓國際馬拉松賽在將近終點的地方突然發生爆炸，炸死三人，炸傷數百人。這正是美國國內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年青的穆斯林兄弟倆所為。波士頓警方馬上進行全市大搜捕，很快就擊斃哥哥並抓獲弟弟。在英國，幾年前發生的炸死五十多人的地鐵爆炸案也是國內土生土長的恐怖份子所為。去年英國國內恐怖份子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襲擊一名穿軍裝的英國士兵，將其砍頭並棄屍街上。澳洲雖然尚未發生類似事件，但這個電話所傳達的Baryalei的命令一旦被執行，後果不堪想象！若不加強警戒水平，難保類似的恐怖襲擊不會發生，所以我大力贊成政府將澳洲的恐怖威脅水平提高一個等級到“高度”，這是完全必要的。至今澳洲已有一百多名穆斯林到IS去參與戰鬥，其中有父親將砍下的敵人的頭讓他的七歲的兒子提著。他們就是這樣教育子女，讓他們成為未來的恐怖份子的！故我亦贊成政府取消這些人的澳洲護照，不讓他們再回澳洲，以免危及國內人民的安全。今天我從新聞中看到穆斯林中的有識之士也同樣敦促政府這樣做。

在艾博德總理宣布澳大利亞將派出部隊到伊拉克，他們主要將對IS的軍隊進行空襲、對難民進行人道援助、並對伊拉克和庫爾德軍隊進行訓練(得到反對黨的支持)後，在電視上我看到某可

憎的伊斯蘭領袖跳將出來咒罵總理此舉是侵略別國。奇怪，侵略哪國？IS 根本不是聯合國承認的一個國家，甚至不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承認的一個主權國家。這批由雲集在敘利亞、伊拉克北部等地的恐怖份子組成的恐怖組織，有他們的旗幟和軍隊，入侵了這一帶好多地盤，造成數百萬和平居民棄家逃跑、流離失所、成了難民，要靠美國和澳洲這樣一些有愛心、有扶助弱者的正義感和責任心的國家來救助，派飛機空投飲水和食品以及生活用品來幫助，雖然他們自稱成立了所謂的 Islam state，也有世界各國包括澳洲的好戰的穆斯林去投奔，但它根本不是一個國家。19 日聯合國會議已有 50 多個國家，包括十多個阿拉伯國家宣佈參加對 IS 的制裁。

我絕對相信，絕大多數的穆斯林是善良、愛好和平的人民，我也絕對相信伊斯蘭教的教義和可蘭經決不會煽動仇恨、鼓吹濫殺無辜。但不幸的是不爭的事實也顯示，當今世界上最殘忍、最兇險的恐怖分子也都出在伊斯蘭教徒中間、出在以可蘭經來號召聖戰的穆斯林中間的，而最好戰的宗教領袖也出現在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裡面。

這絕對少數的恐怖分子不但害苦了各族群、各社區的人民，也苦了廣大善良的穆斯林，讓他們遭受洗不清的不白之冤，遭到別的社區群眾的白眼和懷疑的眼光，讓他們抬不起臉，這些恐怖分子實在是穆斯林的害群之馬。最近昆州若干城市，從洛根、黃金海岸到陽光海岸，市民都否決了穆斯林建立清真寺的申請。人們應該知道為甚麼，為甚麼大家都害怕穆斯林，對他們敬而遠之，不願讓他們出現在自己的後院？雖然聯邦律政部長說澳洲穆斯林是澳洲的一等公民，最近的威脅來自犯罪分子而非哪個宗教團體；工黨副領袖也稱讚穆斯林社區及其一些家庭成員參與了某些行動，他們舉報並協助警方找到隱藏的恐怖份子，但這些仍不能改變人們對穆斯林的疑慮，因為你無法辨認哪個濃密的黑色大鬍子所遮蓋的臉是恐怖分子的臉，哪條厚厚的黑色袍子和僅露出眼珠的黑色面罩(不一定是婦女)底下的身體上綁著由遠處遙控器控制的炸彈。英國和美國恐怖事件發生後所登載的作案者的照片，使人們大吃一驚，原來這些人就是他們的鄰居，平常看起來規規矩矩的好人！

最近前總理霍華德在記者採訪中道出了他的看法。從 2007 年下台後霍華德絕少露面。他說問題在於融入(integration)。我想這幾年他悶聲不響只是旁觀，真是旁觀者清！回憶起幾年前看到過一個民調：大多數澳洲人仍然不喜歡穆斯林，原因就是他們不融入、不改變。你不主動融入，人們怎麼了解你？所以不要怪澳洲人，要怪你們在融入上做得怎樣。我個人看法是，要怪澳洲伊斯蘭教的領袖，他們總怕主流文化會侵蝕伊斯蘭文化和信仰。如果這樣，你們為何要移民澳洲？幾年前還曾有過某伊斯蘭領袖號召穆斯林多生養，這樣五十年後澳洲就會變成一個穆斯林國家，因為澳洲人不愛生養，現在年輕人都想做及時行樂的 DINK 族，而穆斯林每家至少都有五六个孩子。

所以很清楚，問題出在伊斯蘭領袖那裡，你們要帶領你們的社區主動融入澳洲多元文化大家庭，人們才不會誤解你們，不會對穆斯林感到毛骨悚然！



【英伦心影 14】 牛津小酒馆里的友情与传奇（一）

薇薇

“The Inklings”文学社的成员每周二上午总是在“老鹰和小孩”酒馆聚会。这间小酒馆从 1650 年起就坐落在牛津 St Giles 街上，被校园里的师生昵称为“鸟和宝宝”。“The Inklings”当然也光顾牛津的其他酒馆，但还是最常在“老鹰和小孩”现身，年复一年，终于成了固定常客。他们通常会坐在酒馆的后方，那里有一个小包房，叫“兔子屋”，相当安静和隐蔽。抽着烟斗，呷着啤酒，他们讨论古英语、文学、神学、哲学，朗读各自正在写作而未发表的小说。

托尔金教授和刘易斯教授初识于 1926 年的一次学院会议上。托尔金教授刚刚由执教的利兹大学获聘到牛津默顿学院才两个学期，能回到自己毕业的母校教授古英文，托尔金教授感到无比荣耀。刘易斯教授初入莫德林学院，任英文讲师和研究员。那一年，托尔金教授 34 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刘易斯教授 28 岁，自 19 岁起就与一位年已 45 岁的离异女子同居。初次的会面并没有深谈，两个人心怀戒备，小心奕奕，步步为营。

谁也不清楚两位教授的友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相识的几个个月后，托尔金已频频出现在刘易斯的研究室里。春去秋来，他们的友情愈加深厚，托尔金一周至少要在刘易斯那里消磨三个晚上。在莫德林学院那间宽敞的研究室中，深宵或者清晨，他们两人相对而坐，舒舒服服地伸开长腿，点上烟斗，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谈天说地，把最新的写作读给对方听，坦诚真挚又有分寸地相互批评，然后一起分析、讨论和研究。



两个人的家境如此不同。托尔金出身银行职员之家，早年父母先后过世，靠着亲属的照料和教区牧师的接济，并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得以完成学业。刘易斯家境优渥，一路在贵族学校接受教育，其父是当地著名律师，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夺得三项第一，成绩非常出众。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虽则两人都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托尔金更像一名学者，儒雅、敏感、偏执、喜恶分明。刘易斯则圆熟、通达、开朗、热情，更似一名政治家。

两位教授在牛津结成“The Inklings”，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非正式团体，入社要求极其严格，成员非常固定，最多时也不过七八位。现时有些文学评论家把“The Inklings”与英国二十世纪初著名的艺术文化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相提并论，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非当时的实情。若是考虑到“The Inklings”两位核心主角之作品日后的畅销情况、影响程度，以及所掀起的历久不衰的热潮，那么，“The Inklings”文学社和“老鹰和小孩”酒馆确应在英国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托尔金和刘易斯深受牛津唯美工艺美术家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影响，两个人都热爱写作，对古代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彼此尊重，互相欣赏，对于对方的深刻思想和渊博学识，都钦佩不已，他们在智慧和才华上恰如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于是情投意合，惺惺相惜。多年的相知相伴，在志同道合中给予快乐，提供安慰，把日日月月化为相濡以沫，深情几许。

托尔金是一位深爱孩子，挚爱妻子的好父亲、好丈夫，妻子艾迪丝是托尔金高中时的初恋情人，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所受的教育相当有限，艾迪丝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丈夫的知性世界，而思想深邃、颖悟力卓越的托尔金对女性的婆婆妈妈、唠唠叨叨是何其厌烦。刘易斯的情况更加复杂，与他同居的珍·摩尔，基本上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妇女，他们保持着相当古怪的关系，这位比他年长 26 岁的女子，既像他的母亲，又是他的情妇。如果考虑到刘易斯的早年经历，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刘易斯童年丧母，他的大律师父亲古板严厉，要求极高，对孩子们始终保持相当冷漠的距离。

在人生慢慢长途中，我们何尝不是在苦苦寻觅“心灵的良伴”，那些与我们拥有相同世界观，与我们分享类似价值理念，与我们有着同样情趣和追求之人。如遇到灵魂的伴侣，我们就能走入对方的心灵，所有精神的默契，思想的火花，灵感的源泉，所有的激发、鼓励，推动和启迪，使我们的生命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使我们的生活忧愁减半，快乐加倍。它是不可或缺的，一如日月星辰，照亮我们的生命；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其稀有，弥足珍贵，就像天堂的快乐和彼岸的幸福。凡是有过这种体验或者正在品尝这种快乐之人，就会理解和领会托尔金和刘易斯的幸福。

【英伦心影 14】 牛津小酒馆里的友情与传奇（二）

薇薇

在牛津“老鹰和小孩”酒馆，托尔金教授和刘易斯教授在闲聊中达成一项口头约定：由托尔金负责“Time Travel”，由刘易斯掌管“Space Travel”。两位教授对古代神话迷恋不已，他们俩人的“中土神话”和“宇宙神话”分别开始动笔了。这一小小的约定，拉开了二十世纪文坛和出版界的“神话”序幕。

一对好友的写作风格南辕北辙。刘易斯才思泉涌，落笔一挥而就，六个月就能完成一部小说，他的科幻小说情节奇思妙想，文风清新晓畅。托尔金深受唯美主义影响，追求语言文字的优美达到极致，以致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润色，加之他的中土神话太过浩大，如史诗一般恢弘壮丽，其中的线索千头万绪，人物多如牛毛，情节错综复杂，灵感一旦如电光石火般闪现，情节便要重新安排，因此时常整段整段地重写，大篇幅地修改，经常几个月，一整年都毫无进展，实在是呕心沥血之作。

刘易斯先拔头筹，在文坛上打响声势。他的科幻小说《时空三部曲》佳评如潮，他的《地狱来鸿》脍炙人口，他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广受欢迎，老少咸宜。至四十年代中期，刘易斯已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地狱来鸿》售出 25 万册，其后开始动笔写作的《纳尼亚传奇系列》更是把他推向全球畅销书的高峰，刘易斯在出版界炙手可热，出版商的约稿络绎不绝。

托尔金是另一番景象。1937 年《哈比人历险记》首次发行，英美各印制三千册，在英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在美国也同样受欢迎。出版商自然想趁热打铁，催请托尔金赶快写续集。托尔金教授是象牙塔中的学究，完全不懂商业运作，也不谙世人心理，他拿不出出版商所希望的续集，也不屑于向任何人妥协，接下来的 16 年，他的心血全耗费在那部伟大的《魔戒三部曲》（《指环王》）上，直到很久以后，《魔戒》开始畅销，才真正带动《哈比人历险记》的热卖。

《魔戒三部曲》直到 1954 年才第一次出版，对于《魔戒》这种卷帙浩繁的巨作，多家出版商都

不敢冒险发行，建议删减，不消说，这个提议遭到托尔金怎样的驳回。最后还是老东家慧眼识珠，认为出版此书会亏损 1 千英镑，但会为出版社带来好名声，于是说服托尔金，把《魔戒》分割成三部，依次出版，首部发行 3500 册，售价 21 先令。为了降低风险，出版社不愿付给托尔金稿费，而以日后分红的形式签订了合约。1956 年托尔金收到了《魔戒》的第一笔支票 4 千英镑，这时托尔金已 64 岁，《魔戒》的销量逐年增长，1965 年，美国 6 个月就卖出了一百万册，至 1968 年，《魔戒三部曲》全球销售了三百万册，托尔金教授成为了百万富翁。

到四十年代末，托尔金和刘易斯日久天长的友情已度过二十多年，开始出现裂痕。首先是那时俩人境况的悬殊，让托尔金颇为不快。而查尔斯·威廉斯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刘易斯生性热情，喜欢交接新友，对朋友赞赏有加，很容易推心置腹。过往刘易斯总是把新朋友介绍给托尔金，这本没有什么，查尔斯·威廉斯却让托尔金感到了威胁。这位年长作家好像硬生生夹在了他与刘易斯之间，他参加两位教授的所有聚会，并与刘易斯形影不离。托尔金与刘易斯的“俩人帮”变成了“三人行”，这让托尔金非常嫉妒。1952 年刘易斯在与之同居的珍·摩尔去世后，与一位美国女作家相恋，其后结婚，托尔金和刘易斯的友情彻底结束了。

1963 年刘易斯病逝，托尔金拒绝写吊唁文章，他甚少提及刘易斯，只写道“我们先是因威廉斯的幽灵突然出现而生疏，接着又因刘易斯的婚姻而渐行渐远。”这段深厚的友谊以悲剧收场。

有些人的情感狭窄而深邃，犹如地下河，地面只留一个小小的出口，貌似平静的涓涓细流下是波涛汹涌，深不可测，有些人的情感更加广博，发散型到处流淌，甚至泛滥成灾，这完全是由各人性格决定。在俩个人的交往中，托尔金投注了太多的深情。无论后来托尔金是如何与刘易斯生疏，刘易斯始终如一，对这位朋友的才华佩服之极，终其一生在各种场合，任何境况下都热烈赞美托尔金的才华，刘易斯为托尔金的书写序言，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书评，在自己的书中多次提及托尔金作品的伟大，例如他的赞词如下：“此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意大利诗人 Ariosto 能写出这样的情节，也决不能有这样磅礴的气势。”刘易斯始终不予余力地推销托尔金的书籍。

对托尔金教授来说，荣誉来得晚了些，但也不无好处，1972 年托尔金在白金汉宫接受褒奖，被册封为大英帝国勋爵，此时，他在学术界备受推崇，在文坛举足轻重。托尔金教授和刘易斯教授早已作古，但他们的作品却在人间长青，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捧，开英国神话传奇小说之先河，深深影响了后代作家。直至今日，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共销售一亿多册，后来的《星球大战》、《星空奇遇记》等等都受了刘易斯的影响。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已售出两亿册，《哈比人历险记》售出六千万册，罗琳的《哈利·波特》也有托尔金的影子。

在另一个世界里，托尔金与刘易斯应该已尽弃前嫌，和好如初，他们一定在酒馆喝酒，在月下散步，在深宵和黎明的窗前，点燃烟斗，他们一定在那个世界，写着这个世界的神话，又再把文稿朗读给对方听……



攝影：《影子》

韋鋼

手机 攝於 2014 年 9 月 25 日 South Bank, Briabane



作協簡訊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2014 年會

由於會員時間安排衝突，年會推遲舉行。具體時間地點請聽後通知。
謝謝。



“一刊兩字”

由於人手有限，本刊暫不對稿件進行繁簡體轉換。無論作者使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均原樣刊登。算是“一刊兩字”之首創。對此給讀者帶來的不便我們表示歉意。敬請諒解。

本期編輯：韋鋼